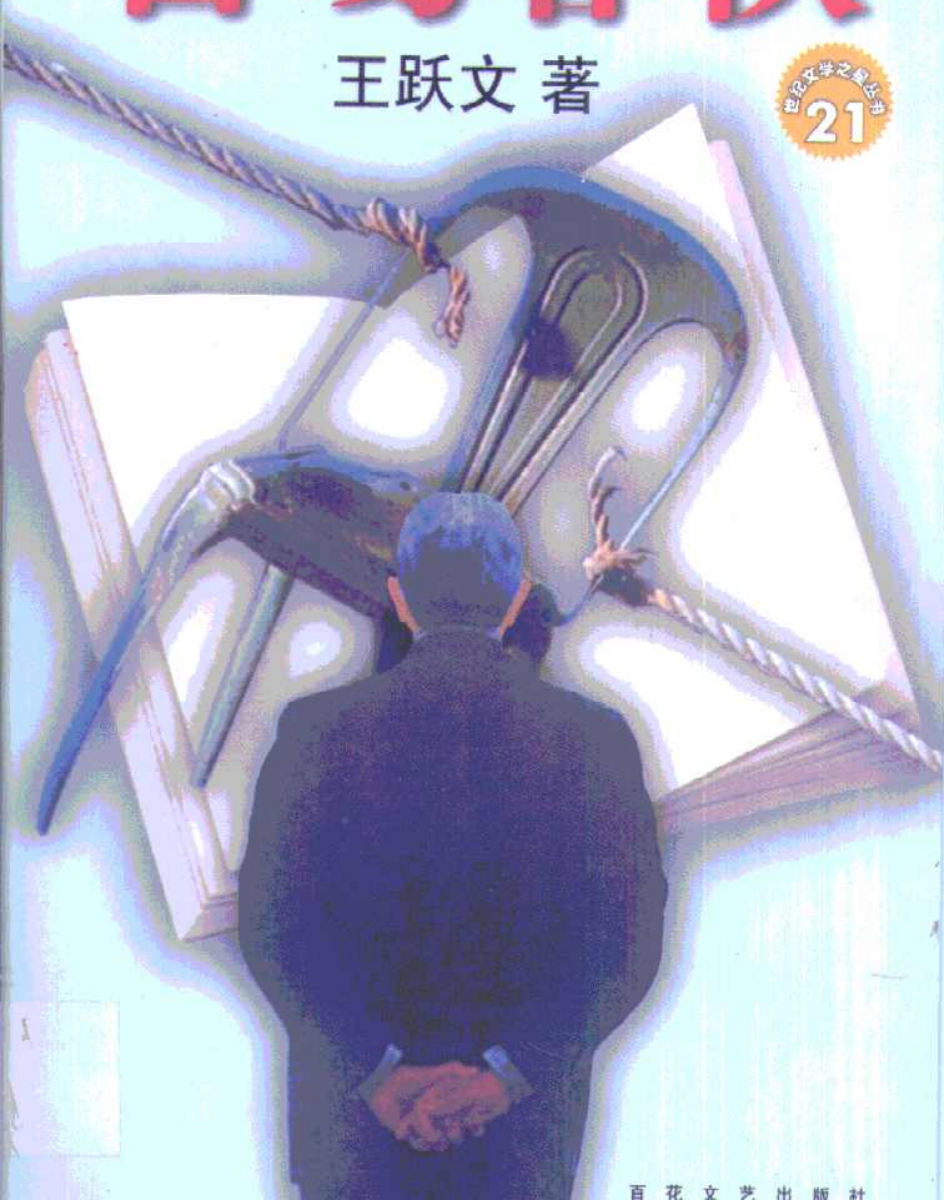


GUAN CHANG CHUN QIU

官场春秋

王跃文 著

世纪文学之星丛书
21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2247.7
W38d1

官场春秋

王跃文 著



A0924410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官场春秋/王跃文著. - 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1998.11(2000.1重印)

ISBN 7-5306-2718-X

I. 官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0752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 850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0.625 插页 4 字数 170 千字

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2 次印刷

印数:71001—76000 册 定价:16.50 元

今夕何夕

—

关于张兆林的发迹,人们有很多种说法,似乎又没有一种说法可信。但一传十、十传百,就切合了群众创作的规律,艺术手法倾向于古典,听起来像寓言或者童话。人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张兆林当了地委书记,而是他为什么就当上了地委书记。这世界是不是出问题了?谁都在窥测别人,谁都不相信谁。你成了百万富翁,肯定心黑手辣,要么勾结贪官。你成了达官贵人,肯定精于拍马,要么上头有人。谁也不信服谁的才德,谁都认为自己本也可以像谁谁那么出人头地,只因机运不济,或者不愿像谁谁那么做人。

外界的议论沸沸扬扬,神秘神秘。张兆林那里却看不出什么变化。他那大翻头依然一丝不苟,步态依然不紧不慢,说话依然有板有眼。秘书仍是孟维周,司机仍是马杰。轿车也是原来的轿车,桑塔纳,牌照5号。地区领导小车牌照号码顺序沿袭好几年了。老书记陶凡是1号,行署陆专员2号,人大李主任3号,政协夏主任4号,张兆林原任主管

党群的副书记,排在5号。现在陶老书记少用车,可又不便这么快就把他的车配给别的领导,那辆1号皇冠三点零就天天在车队待命,应临时用车之需。

孟维周和马杰几乎是同时到张兆林身边工作的。两年,前,孟维周大学毕业,马杰从部队复员。当时正巧张兆林的秘书提到县里任职去了,司机调走了。李秘书长征求张兆林的意见,看谁合适些。本来按惯例,地委领导的秘书应是副科级以上干部充任,司机也要技术好,有资历的师傅。张兆林却不在乎这些,说地委办的同志都不错,谁都可以。但跟着我是辛苦的,最好安排新来的年轻同志。李秘书长琢磨张兆林的意图,就安排了小孟和小马。小孟小马进地委办,张兆林打过招呼。

小孟同小马共事没多久关系就微妙起来。小马大小孟几岁,在部队也是给首长开小车,见的世面多,总看不惯小孟的斯文。他只知道自己是张兆林打招呼进地委办的,对小孟便不以为然。小孟也慢慢地不喜欢小马了,但他不怎么流露。他的姨父是地委党史办一位快要退休的副主任,给了他许多调教。小孟是个聪明人,心得不少。就说对小马的称呼,他都再三斟酌,显得老道。叫小马,人家比自己大;叫老马,人家并不老;称马兄,有种江湖气,在县以下机关还可以这么相称,在地以上机关就显得不严肃了;直呼其名,似又欠尊敬;最后决定还是叫马师傅,平常些,不带任何感情色彩。同事之间相处,不带感情色彩是上策。姨父说过,千万不要与同事交朋友。初听此言,他觉得似乎太残酷了。但他不能不相信姨父的话。姨父是他们家族地位最显赫的

人物，一直受着三亲六眷的尊重。乡下的亲戚们只知道姨父在地委做大官，不可能理解姨父的不如意。小孟想姨父这辈子仕途坎坷，并不得志，肯定有许多铭心刻骨的教训。小孟记着了姨父的话，不管马师傅怎么忘乎所以，他也大抵可以做到心平如镜。但他内心对马师傅的做派是看不起的。他最不喜欢的是马师傅在张兆林面前过分张扬的殷勤和效忠。觉得这种人是乐于扮作走狗的那一类。过了一年多，小孟提了个副科级，马师傅更加不畅快了。他不畅快，小孟更觉难受。出差在外，小孟同马师傅几乎二十四小时在一起，那才不是味道。晚上张兆林住单人套房，小孟同马师傅住双人间。马师傅总要回首当年在部队里的光景，好像他曾是一位金戈铁马、气吞万里如虎的将军。他妈的，老子在部队给首长开小车，第一年就入了党。几次要送我上军校，我都不想去。要不然，出来也是个干部。在这机关当工人；鸟出息！我的战友，当时跑得并没有我红，现在都副团啦！真是早知三年事，富贵万万年！马师傅总这样，先是壮怀激烈，继而愤愤不平。小孟只得找些话来安抚。是啊是啊，凭你马师傅的水平，不比哪位干部差。这种人事制度，的确要改革了，不然埋没了许多人才。马师傅也真的觉得自己是个人才。他的字倒还周正，偏偏小孟的字不怎么样，这常让马师傅有理由暗自小觑小孟。出差时，马师傅总抢着去服务台填登记表，一提笔就得意地偏着头，一晃一晃的。这既有充主人的意思，更有炫耀书法的味道。小孟看得明白，闷在心里打冷笑。

后来，马师傅对小孟突然热乎起来。他发现张兆林在

车上总赞赏小孟不错,而对自己只字不提。他脸上不好过,又只得附和道,小孟的确不错,小孟的确不错。张兆林却对他的附和没反应。后来又听见张兆林对小孟的称呼无意之中也变了,不再叫小孟,而是叫维周,很亲热的样子。可叫他仍是马师傅。在外出差,小孟晚上总被张兆林叫过去。马师傅为了表现自觉,有时问小孟有我的事吗?小孟一脸平淡,说没有,你先休息吧。张书记那边有事要商量。马师傅是倒头便睡的,所以总弄不准小孟是什么时候才回房间的。他知道起初张兆林晚上从不叫小孟的,猜想小孟是更加得宠了。而小孟第二天起床绝对不提先天晚上的事。马师傅也知道,在领导身边工作,不该问的坚决不问。又不免好奇,总想从小孟的脸上看出些什么。可小孟那张脸上除了刮得溜青的胡茬外,没有什么异样。马师傅便想,这小孟越来越是个人物了。现在张兆林又是一把手了,小孟今后会更加不得了。当地委书记的秘书意味着什么,马师傅这两年也看明白了。机关顺口溜说:一等秘书跟着跑,二等秘书写报告,三等秘书搞外调,四等秘书核文稿。这小孟是跟一把手跑的秘书,那是一等的一等哩!自己今后在小孟面前要多注意一点才是!

二

张兆林担任地委书记后不久,只带着孟维周,轻车简从,到各县市跑了一圈。一路上只反复强调两个观点,一要团结,二要实干。今天到了如南县,县委书记雷子建同志汇

报了县级班子团结奋斗和干部作风问题，县长陈明浩同志汇报了经济情况，突出了实干问题。张兆林表示满意，勉励有加。晚上，雷书记和陈县长一道看望张兆林。张兆林到下面来，党政一把手必须同时见他，这是他立的一条规矩。至于他们到地区去开会，一个人或几个人上他家去，都无所谓。记得前年张兆林来如南县视察工作，当时刚担任县长的陈明浩，晚上独个儿来宾馆看望他，被他狠狠批评了一顿。你懂不懂规矩？你晚上一个人跑到我这里来，如果子建同志复杂一些，他知道了会怎么想？我就是找干部谈话，也从来都是叫一位同志在场的。当然，我们要相信自己是光明磊落的，但没有必要让人去猜忌是不是？那回陈明浩一脸愧色，几乎是退着出去的。遵照张兆林的意图，他恭恭敬敬约了雷子建，一同往张兆林那里去。

雷、陈二人敲门进来，张兆林已洗漱完毕。怎么样？老节目？张兆林笑容可掬地问。这时小孟也进来了，接过话头说，当然是老节目。

小孟便动手摆弄茶几和沙发。陈明浩拿出两副新扑克，放在茶几上。雷子建问，还是地区对县里？张兆林说，牌桌上无大小，输了就钻桌子。张兆林下来晚上一般不安排公务，只同党政一把手玩玩扑克，联络感情。他不跳舞。不是保守或假正经，的确不爱好。也不随便聊天，聊什么都不合适。聊雅了，难免曲高和寡；聊俗了，难免有失体统；扯正经事，又不像是消闲，免不了僵硬。干脆就玩扑克，输了也爽快地钻桌子。这让他赢得了不拿架子的好名声。有些同他玩过扑克的人也会在外面吹牛，说人家张书记输了都钻

桌子,你还要什么赖?被指为耍赖的人就老老实实在地钻了桌子,还会露出向而往之的神色,羡慕眼前这位仁兄,竟同张书记一道钻过桌子。不过这么吹牛的一般是那种没有见过世面的人,他们只是偶然有机会同张书记玩过一次扑克,级别也不可能很高。像雷书记、陈县长这个级别的干部,政治觉悟一般很高,懂得自觉保守领导的生活秘密,不该说的坚决不说,不该知道的坚决不知道,当然不会在外面张扬张兆林玩扑克钻桌子的事。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,怕就怕被极少数人用作把柄,借题发挥,以讹传讹,三人成虎,让领导被动。所以还是谨慎点好。这也并不是小题大作哪,外面已经有人讲怪话了,说什么:嘟嘟一声喇叭响,几个干部来下乡;带来一副破麻将,一夜打到大天亮。如果让人知道张书记也喜欢玩扑克之类,会产生怎样的影响?人家只要随便联想一下,问题就出来了。所以雷书记他们同张兆林玩扑克,玩了就玩了,同没玩过一样。

今晚张兆林的手气很好,同小孟俩一直是赢家。雷、陈二位总在茶几下钻。雷书记身子胖,钻起来很是吃力。小孟玩笑道,两位父母官真是爱民如子,将地板弄得干干净净。明早服务小姐省得打扫卫生了。张兆林也笑了,说二位钻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这样吧,下一盘起,你们输了就向我们敬个礼算了,表示向我们学习。雷书记不依,说你这是手气好。不要给自己留后路了,下一盘你们钻。张兆林说,又不谦虚,技术差就是技术差嘛。陈县长却借此话题说,凭张书记打牌的手气,今后只怕要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哩。张兆林佯作愠色,说我张兆林当地委书记靠的就是手气?靠的是组

织的信任,群众的拥护,同志们的支持嘛。陈县长明知张兆林并没有生气,脸上仍不好意思,忙说那当然,那当然。张兆林说,就凭你这句话就该钻一回桌子。说罢,将最后四张拖拖拉拉摔了下来,一举定了胜负,将对手打了个精光。雷、陈二人无可奈何地笑了笑,又钻了一回。

陈县长说的是奉承领导的玩笑话,小孟对张兆林却真的是这么看的。他跟随张兆林车前马后两年多了,这位年轻领导的才能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几乎相信,张兆林完全可能成为优秀的政治家。如果不是学历原因,他也许真的有机会爬上最高权力层。毕竟时代不同了,不可能再有陈永贵式的副总理。作为最高层次的领导人,应该毕业于国内一流大学,在国际上才有说服力。张兆林只是内地一所专科学校出身,实在可惜。但他深信张兆林的官阶决不会只是个地委书记。地物业公司的唐总经理人称唐半仙,有脸面的人都喜欢请他看手相,他往往玄玄乎乎地说得别人连声唱喏。唐半仙同张兆林私交不错,却一直不敢看他的手相。有回气氛合适,唐半仙才扳开张兆林的左手。看完之后,只啧啧一声,神秘兮兮地说了句天机不可泄露。张兆林便收回手掌,会心而笑,说姑妄言之,姑妄听之。小孟在场,如闻禅偈,心旌肃然。自此,张兆林在小孟心目中越发神人似的。张兆林的一举一动在他看来都体现着卓越的领导艺术。任何一件事,只要玩成了艺术,就妙不可言,意趣无穷。毛泽东同志说过,当领导就是用干部,出主意。这是对领导工作的精辟概括。张兆林对此似乎体会很深。他只要地区没有会开,基本上在县市跑,同基层领导泡在一

起，深得人心。不过现在领导也难当，你说你是深入基层，有的人就不这么看。早就有顺口溜说，领导下乡桑塔纳，隔着玻璃看庄稼，吃的都是四脚爬，搂的一色十七八。这顺口溜已流传好长时间了，这几年革命形势迅猛发展，桑塔纳已开始沦为老土，不再是领导干部的象征。张兆林听到这些话时间有些滞后，偏巧他坐的仍是桑塔纳，很不高兴。感叹道，古时贤明之君派人采诗乡野，以闻民声，藉以资政。现在情况变了，这些顺口溜都是些别有用心的人胡乱凑的怪话，根本不代表民众呼声。有现代交通工具不用，难道非要走路不成？起码也不合乎效率原则嘛。到下面吃吃喝喝出入舞厅的干部的确有，但毕竟是少数。而且这也是廉政制度不允许的嘛！张兆林不在乎这些怪话，依然有空就下来。这次地委会刚开过，他在机关才呆了一天，又带着小孟下来了。

雷书记钻了桌子，到卫生间洗了手出来，说，暂停暂停，提提精神吧。说罢就要了服务台电话。不到一分钟，服务小姐端进几个冷盘菜来。雷书记从自己提包里取出两瓶茅台。也不讲究，就用茶杯斟了酒，四人喝了起来。张兆林常说，当领导的，贵就贵在以诚待人。县市和部门领导服就服他这一点。他们感觉。张兆林既威严，又平易；既清正廉洁，又通达人情。他在基层就餐，从来不准上白酒，上点饮料可以，大家随意；菜也不准弄多，不够再加可以，总得有菜下饭。但酒是人喝的，当领导就不可以喝酒？没有这个王法嘛！只是得讲个原则。孟维周知道，论酒量，张兆林堪称海量。但他在外面公开场合轻易不喝酒，在家则自斟自饮，喝

得节制。地区若来了贵宾,非应酬不可的,他也会热情干几杯。若有必要,他就大手一挥,舍命陪君子!记得前年省工商银行胡行长来地区,当时的地委书记陶凡同志为主招待,张兆林作陪。席间,陶凡说地区资金太紧张了,再怎么胡行长也要支持支持,都是老朋友了。那胡行长是一个酒仙,酒酣耳热之后,他将张兆林的军,张兆林同他对喝,干一杯,他胡某人支援三百万。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,胡行长量张兆林一杯也难以下肚。不料张兆却像北京老戏迷喝彩一般,大喊一声好。待要干杯,张兆林又玩笑道,我们这里有基层干部喝酒讲怪话,说一颗红心向太阳,我把肠胃交给党。我批评过这事。而我自己今天要生的伟大,死的光荣了。为人民利益而死,死得其所啊!在座的都乐了。连干到五杯时,张兆林说胡行长你自己记账,一千五百万了,说话算数啊!胡行长点头,当然当然,军中无戏言。到十五杯时,胡行长委身下去,抱了桌子脚。张兆林却不显醉态,忙招呼人将胡行长扶回房间休息,自己却拍着胡行长肩膀,说记住啊,四千五百万啦!胡行长拼命想睁开眼睛,却怎么也睁不开,只语无伦次地嚷道,君子言出,驷马难追啊。次日酒醒,胡行长连呼上当,但说话还是要兑现的。最后一商量,胡行长说昨晚场面混乱,你张书记那十五杯酒,喝也喝了点,酒也洒了点。打个折扣吧,在昨天正式研究的基础上再加三千五百万。想不到你张书记量如东海啊!事后大家估计,那次张兆林至少喝了两斤白酒。不过张兆林在基层就餐严守廉政纪律,坚持滴酒不沾。晚上玩了扑克之后消夜,倒是可以喝点酒。但有个讲究,酒不能是公家的,菜要简单,也不上

餐厅,就在房间里喝。孟维周刚刚跟张兆林跑时,车上常带
有几瓶茅台或五粮液。晚上玩到一定时候,张兆林就说消
夜消夜,我请客。吩咐孟维周买来几包糕点作下酒菜。陪客
的两位一把手当然不好意思。张兆林一身豪气,说这有什么?下次你们请客不得了?不过这酒是要你们自己从家里提
来的,不能问宾馆要。要不然,有人告我张兆林到下面吃吃喝喝,我是不认账的啊!这样玩了扑克之后喝点酒消夜成了
规矩。通常是张兆林同孟维周包干一瓶,陪客两位包干一
瓶。也不用孟维周再去买糕点,会有人送来几碟清淡可口
的下酒菜。去年有次来如南县,晚上玩了一阵扑克,雷子建
拿出两瓶汾酒来。张兆林一见,打趣道,怎么?你就拿这种
酒打发我?好酒留着自己喝是不是?雷子建很不好意思,说
我就这个水平了,看陈县长如何。陈明浩马上解围,说稍等
稍等,我回家清仓查库。张兆林挥挥手说,将就点算了。这
将就二字更让人过意不去,陈明浩硬是跑回家取了两瓶茅
台来。其实大家都知道张兆林只喝茅台和五粮液的,但雷
子建碰巧手中无货,想用汾酒凑合一下试试。不料张书记
这么随便,真让他感动。雷子建本来就是个黑脸,嗓门又大,
很随便的人戏称他雷公。酒到半酣,脸如赤炭,越发雷
公了。他粗声大气地发着感慨。你张书记这个人就是实在,
直爽、不来假动作,我们当下级的实在服您。陈明浩跟着
说,是啊是啊,您同我们在感情上没有距离,只有很随便的
朋友间才开口要酒喝哪!张兆林举了举酒杯,说拿什么架子
呢?上下级只是个分工。组织上若是现在宣布你们哪位来
当地委书记,我张兆林马上听你们的。两位忙摆手不迭,表

示不敢不敢。

今晚雷子建的话也很多，最后扯到了群众告状的事上来。雷子建有点激动，坐不住了，蹲到了椅子上，说：明浩同志在这里，我们县委、政府领导一天到晚辛辛苦苦，可有人还告这告那的。这个县有告状的歪风。张兆林按了按手，说，好了好了，喝酒喝酒，我晚上不办公。不过说到这话，我有个观点，有人告状的领导不一定是好领导，没有人告状的领导绝对不是好领导。地委是信任你们的，我张兆林是信任你们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谈公事了。

瓶干酒尽，陈明浩叫了服务台电话。马上来人收拾了。张兆林说，连续作战怎么样？雷子建说，太晚了，你还是休息吧！下来也辛苦的。于是握手道了晚安。

小孟坚持要送两位大人下楼来。雷、陈二人同小孟客气一番，就并肩走在前面。两人腋下夹着公文包，边走边商量工作上的事，看上去很像刚散会的样子。到了楼下厅外，两人回头同小孟握别。小孟目送他俩上了小车才转身上楼。

马师傅早已鼾声如雷。小孟去洗漱间刷牙漱口，洗了个澡。梳头发的时候，注意打量了自己，发现自己容光焕发，气宇轩昂。他妈的茅台真是好东西，喝过之后觉得自己还像个人。走出洗漱间，见马师傅睡眼惺忪地要来解手。马师傅揉着眼睛问，这么忙，搞到这个时候？小孟嘴也不张，只用鼻子唔了一声，就躺到床上去了。他不张嘴，是免得喷出酒气。马师傅见他这么严肃，以为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，就不便多问了。

三

小孟最初觉得张兆林这一路反复讲团结和实干问题，实在是老生常谈，了无新意。但细细一咀嚼，发现这是张兆林安抚人心的一次巡视。阐述团结问题时，张兆林重点讲的是要尊重老同志，要稳定班子。这其实是讲给远在地委机关的老书记陶凡同志听的。张兆林的讲话自然会有人传到陶凡耳朵里去的。陶凡主持地委工作多年，现在县市和部门基本上是原班人马，张兆林不能不重视这一点。他必须处理好同陶凡的关系，不能让人看出一丝破绽，不然下面会人心惶惶的。同志们都担心一朝天子一朝臣啊！张兆林这一着果然有效。因为这些人虽说是陶凡的班底，但张兆林原来是管干部的副书记，在各路诸侯身上的感情投资也不少。如今，他是一把手了，只要他稍稍表示一下姿态，那些头头脑脑谁不乐意归属在他的麾下呢？都变聪明了！说到实干，免不了那几句“看实情、讲实话、办实事、求实效”的熟语，小孟悟不出其中有什么奥妙。

可还是有人认真领会了张兆林关于实干的精神。地区农业局局长朱来琪同志撰写了一个调查报告，说地区这几年来反复宣传庭院经济的经验，不符合实干精神。原来，这个地区偏僻落后，工业在全省没有位置。山多田少，粮食不能自给，农业也算不上强项。一个地方工作没有位置，领导自然也很难有位置。陶凡每次上省里开会，见兄弟地市发言有声有色，自己总觉脸上无光。后来在农业方面寻求突

破，终于总结出了一条千家万户大办庭院经济奔小康的好经验，受到省里肯定。于是，省里有关会议要地区发言，讲庭院经济吧；新闻单位来组稿，宣传庭院经济吧；外地来宾参观考察，介绍庭院经济吧。地委机关有一帮很不错的笔杆子，写得一手锦绣文章，对庭院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探索研究，弄得很有水平，光文章集子就出了三本。这个地区在全省版图上面醒目起来。可是最近，朱来琪对庭院经济发难，先是在一边讲怪话，后来干脆写了篇调查报告呈给张兆林一份，给地区日报社一份。他认为庭院经济名不副实，不就是农民屋前屋后栽几棵果树，家里养几头猪，喂几只鸡？这是中国农民沿袭了千百年的生产习惯。不能靠写文章写出成绩来，此风不可涨！报社同志觉得此事重大，不敢擅自见报，将文章也送给张兆林。凡下面呈送给张兆林的文字材料，自然是小孟先过手。小孟看了朱局长的文章，觉得很有说服力。的确，正如朱局长写到的，总结得天花乱坠的庭院经济，无论是生产规模，还是生产方式，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，无经验可言。不纠正这类问题，将助长下面工作上华而不实，害莫大焉！朱局长是位五十多岁的老知识分子，水果专家，孟维周向来敬佩他。坚持真理，直言不讳，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禀性啊！

张兆林看了朱来琪的文章，心里起了火。老朱讲的不无道理，但他意图何在，张兆林朗朗明白。这老朱还不是想在林业局局长陈清镜身上弄手脚？陈清镜原来是农业局副局长，是老朱的下手，分管农村多种经营。庭院经济就是老陈那时候最先总结提倡的，得到当时地委书记陶凡的支

持。庭院经济很快名声远播，老陈当然受到特别器重。老朱是一把手，自然不舒服。两人的关系便紧张起来。老朱总认为庭院经济是吹出来的，又看不惯老陈，便老盯着别人，专记人家的小账。他跑到张兆林那里反映过几次。张兆林说，老陈的事我们会考虑的。陶书记同我通过气，我们有个意见。老朱暗自得意，以为自己这回把陈清镜搞倒了。过了不久，老陈被调到林业局当一把手去了。林业局那把交椅比农业局好多了。老朱想不到张兆林讲的什么意见，就是这么个意见，有种受骗的感觉，又来找张兆林。这回张兆林很严肃地讲了几句，说：老同志了，不要用个人情绪来评价干部，也不要别人小节问题上做文章，更不能对组织上的决定说三道四！老朱弄得很没有脸面，不再找领导反映了，只在一边讲些风凉话。张兆林也不是瞎子，庭院经济到底怎样他心里自然清楚，但当时他是陶凡的副手，叫他怎么说？现在自己是一把手了，仍要借这顶帽子戴一戴，又能怎么说？再说老朱的动机是很不纯粹的。

老朱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写道：最近，地委书记张兆林同志一再强调要提倡实干作风。张兆林对这一句话非常感冒，心想这老朱审时度势的功夫也太差了，他也许以为我说实干是针对前任浮夸来的。这简直把我张兆林当小孩看了。张兆林前段在下面反复讲团结和实干，始终不忘在前面加上“继续”、“进一步”、“更加”之类的话，就是怕别人听偏了，以为他否定前任。必须充分肯定过去一段全区各级干部都是团结实干的，他张兆林才能站得住脚。此事不可小视啊！就像当年毛泽东批评“四人帮”一样，他老朱打鬼，